



六零學人文集

趙平安 著

文字・文獻・古史

趙平安自選集

中西書局



六零學人文集

趙平安 著

文字·文獻·古史

趙平安自選集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字·文獻·古史：趙平安自選集／趙平安著．—上海：中西書局，2017.6
ISBN 978-7-5475-1220-3

I. ①文… II. ①趙… III. ①漢字—古文字學—文集
IV. ①H12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312220 號

文字·文獻·古史

——趙平安自選集

趙平安 著

責任編輯 徐 衍

助理編輯 黃一村

裝幀設計 梁業禮

出版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陝西北路 457 號(200040)

印 刷 上海天地海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張 26

字 數 395 000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75-1220-3 / H·061

定 價 88.00 元

本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T: 021-64709974

編輯則例

1. “六零學人文集”遴選出生於 20 世紀 60 年代的人文科學研究者的自選集。
2. 作者自選的學術論文和學術批評結集，文責自負。
3. 入選文集經學者推薦、匿名評議產生。
4. 入選學者來自歷史學、考古學、藝術史、科技史、文獻學等領域，本叢書將向其他人文學科開放。
5. 本叢書不設主編，由作者自序，不强求體例統一。
6. 本叢書提倡學術的自主性、嚴肅性、多樣性。

序

我是在 1999 年 10 月到威海參加李文放女士召集的復建秦刻石論證會上，頭一次見到趙平安教授的，那時他還只有三十多歲，却已經是教授了。記得當時他簽名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說文〉小篆研究》，拜讀之後，受益匪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後來見面的機會不多。只是他調到清華大學工作後，我到清華參加學術活動時，見面次數才多了一些。

這次他要出一個自選集，竟找我要寫一個序。其實，我雖因個人經歷，先鑽研東北考古和歷史，又攻讀甲骨金文，由甲骨金文而又從事古史研究，後來因工作需要又時而搞考古，時而搞古文字，雜七雜八，面鋪得挺廣，然而趙平安教授最初出版的專著都着重在漢代的隸書和小篆，後來的研究又集中在戰國的簡帛，都非我所長。只是趙教授盛情難却，又正好有機會集中拜讀趙教授學術研究的精華之作，便斗膽以一半是門外漢的身份，談幾點讀後感吧。

頭一點感觸，便是要正確識讀古文字，必須對漢字從甲骨文直到漢代的小篆和隸書的字形有一個通盤的了解。吾師于省吾先生早就說過，商周古文字是“本”，小篆是“末”，研究文字“須本末兼咳。本固重矣，而其所以演變以至於末者，迹必相銜，方可徵信”。¹不過，像我這一代的古文字研究者，大都是從金文、甲骨文入手，當時戰國簡牘出土無多，漢代篆隸也尚無專門的研究，所以在研究“迹必相銜”時，難免頭重腳輕。趙平安則不然，從攻讀博士時便研究“隸變”這一漢字演進史上的重要關鍵變化，博士後又專門研究漢代小篆的實際字形，從漢字演進序列的觀點來考察小篆字形的訛誤和篡改，使他在“末”這一頭有了堅實的基礎，且又在不斷新出土的戰國簡牘文字上有很扎實的功夫，所以反過來考察金文、甲骨文，便會有不同於前人的創見。例如，他發現了甲骨文中的，從字形演變的規律可以和戰國文字的所從的聯繫起來，從而把這

個甲骨文釋為逸失的失，現在已經得到甲骨學界的一致認可。這種以不斷新出土的戰國文字為出發點去釋讀過去聚訟紛紜的甲骨文的辦法，趙平安是先行者之一，現在已經蔚然成風了。又如，他注意到秦隸中的鞫字有由變的現象，從而認定甲骨文中的、就是隸書中偏旁鞫的原始象形字，並就字形推定有“械繫”、“拘禁”，引申為“審訊定罪”之義，是很有說服力的。這種以古隸為出發點識讀先秦古文字的研究方法，應該還有潛力，是應該繼續發揚的。

第二個感觸，是研究戰國簡帛材料，不但要有文字學的修養，而且一定要熟讀古書。例如郭店簡《窮達以時》第九號簡上的“初陷醢，後名揚，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衰也”，後一句裘錫圭引《韓詩外傳》卷七“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說明是指伍子胥。但前一句一直不得其解，池田知久以為是指向楚莊王舉薦叔孫敖為相的虞丘，却並不能很好地解釋這句話。趙平安首先從正確識字着手，把“醢”前一字改釋為渣，又按孫詒讓《周禮正義》把“醢醢”解釋為用牲肉做成的肉醬。然後從《楚辭·九章·涉江》有“比干菹醢”，再推定前一句的主語應該是比干。為了論證是比干，又引了《荀子》的《宥坐》、《臣道》、《大略》，《鶡冠子》的《備知》，《呂氏春秋》的《不苟》，《鹽鐵論》的《非鞅》、《散不足》，《韓詩外傳》卷一，《論衡》的《死偽》，《新序》的《雜事》、《節士》，《中論》的《夭壽》等十多種文獻，證明戰國秦漢時多將比干和伍子胥並提，所以就相當有說服力。一般說來，像我這樣1949年後還在讀小學的人，古書底子都是差的。趙平安比我還要小很多，能有這樣的古書功底，我是很佩服的。實際上，現在很多更年輕的戰國簡牘研究者，都認識到要正確識讀戰國簡牘文字，必不可少的一門功夫是要熟知古書，能找到簡牘文句和傳世古籍的對應關係，這在正確釋讀文句中的關鍵文字時，有時能起很大的幫助。趙平安在這方面也是開風氣之先的。

第三個感觸，趙平安並不是單純的古文字學家。因為，他在河北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時，苦讀三年，寫出的碩士論文《漢字形體結構圍繞字音字義的表現而進行的改造》一文，就是縱觀整個漢字發展史，從甲金篆隸及近世俗字材料中歸納出歷代漢字在表音和表義兩個方面的改造法，是在漢字發展史上很有

創新意義的力作。所以，他早已立志於以漢字發展史爲己任。他也不是單純的出土文獻專家，因爲，他在綜合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文字資料中還不時對所涉時代的經濟、政治、思想等歷史問題有嶄新的認識，所以，他也是研究先秦乃至秦漢時代的歷史學家。總之，匆匆讀完趙平安教授的自選集，雖然未必每一篇都能深入思索，但對他治學的全貌有了一個較爲全面的了解。便深深感到我們倆雖然年齡相差約四分之一個世紀，在學術取向上却是志同道合的。我一向認爲，中華文化能傳承幾千年不斷，漢字是一大功臣。古文字研究者理應以研究整個漢字發展史爲更高的目標。出土文獻的研究，應爲所涉年代的歷史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新資料，不斷爲驗證和更新我們對歷史的認知而服務。因此，我欣喜地願以步入暮年之軀同正當壯年的趙平安一起，爲共同的目標而繼續努力，多作新的貢獻。也希望正在飛快發展而風華正茂的研究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的隊伍中，出現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一起來實現我們的共同目標！

是爲序。

林治

2017年4月21日

於長春劍橋園

目 錄

釋甲骨文中的“𠂔”和“𠂔”	1
續釋甲骨文中的“乇”、“舌”、“𠂔”	
——兼釋舌(舌)的結構、流變以及其他古文字資料中从舌諸字	7
戰國文字的“遊”與甲骨文“𠂔”爲一字說	11
釋花東甲骨的“𠂔”和“𠂔”	15
從楚簡“𠂔”的釋讀談到甲骨文的“𠂔幼”	
——附釋古文字中的“冥”	20
“達”字兩系說	
——兼釋甲骨文所謂“途”和齊金文中所謂“造”字	27
關於𠂔的形義來源	38
釋古文字資料中的“𠂔”及相關諸字	
——從郭店楚簡談起	45
釋“𠂔”及相關諸字	52
釋戰國文字中的“乳”字	58
兩周金文中的後置定語	63
從語源學的角度看東周時期鼎的一類別名	72
銘文中值得注意的幾種用詞現象	80
對上古漢語語氣詞“只”的新認識	86
漢字形體結構圍繞字音字義的表現而進行的改造	93

隸變對漢字的影響

——以實例闡析漢字重要轉變期之現象·····	115
《說文》小篆與漢字演進序列·····	134
《說文》小篆與《說文》未收的小篆異體·····	155
“文王受命惟中身”新解·····	175
《禮記》“草工”鉤沉	
——略論先秦兩漢時期主管漆器製作的工官·····	181
《芮良夫詔》初讀·····	188
楚竹書《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質·····	193
《窮達以時》第九號簡考論	
——兼及先秦兩漢文獻中比干故事的衍變·····	198
周家臺 30 號秦墓竹簡“秦始皇三十四年曆譜”的定名及其性質	
——談談秦漢時期的一種隨葬竹書“記”·····	207
新出《史律》與《史籀篇》的性質·····	216
談談出土文獻整理過程中有關文字釋讀的幾個問題	
——以清華簡的整理為例·····	224
談談戰國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現象	
——以清華簡《厚父》為例·····	231
商周時期金屬稱量貨幣的自名名稱及其嬗變·····	239
從失字的釋讀談到商代的佚侯·····	245
從𠂔字的釋讀談到𠂔族的來源·····	253
京、亭考辨·····	261
宋公匭作洩叔子鼎與濫國·····	272
娛盤及其“邲君”考·····	276
釋“𠂔”及相關諸字	
——論兩周時代的職官“醯”·····	286

戰國文字中的鹽及相關資料研究·····	292
戰國文字中的“宛”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302
論燕國文字中的所謂“都”當爲“郾(縣)”字·····	312
《厚父》的性質及其蘊含的夏代歷史文化·····	318
秦穆公放歸子儀考·····	326
《楚居》“爲郢”考·····	334
“三楚先”何以不包括季連·····	342
秦西漢官印論要·····	349
秦西漢誤釋未釋官印考·····	368
漢印複姓的考辨和統計·····	394
後記·····	404

釋甲骨文中的“𠂔”和“𠂔”

𠂔字在卜辭中出現頻率很高，異體也不少，如果不計正反（朝向），大致可以歸納為四種：

a.  (《合集》8496)

b.  (《合集》6483 正)

 (《合集》32026)

c.  (《合集》811 正)

 (《合集》6504)

d.  (《合集》32 正)

 (《合集》10094 正)

a 最為常見，應是較早的寫法，b、c 是它的簡體，d 是它的繁體。

這個字孫詒讓釋台、林義光釋旨、葉玉森釋椒、郭沫若釋勺、^①丁山釋由、平心釋俞、于省吾釋尸、^②鄭傑祥釋古。^③ 以于說影響最大，從者最多。于先生說：“按各家所釋，均屬臆測。又古璽文字數見(《璽徵》附三二)，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入於附錄，並謂‘或者為古尸字’。按丁說是也，但不知其字之源流，故不作肯定之詞。甲骨文字乃尸字的初文。尸字孳乳為危，戴侗《六書故》謂尸即危字。《說文》尸作，並謂：‘尸，仰也，从人在厂上。一曰，屋相也，秦謂之桷，齊謂之尸。’按許氏據已訛之小篆分為兩說，均誤。其實，字

① 俱見于省吾：《釋尸》，收入《甲骨文字釋林》第 17—19 頁，中華書局 1979 年。

② 以上各說參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 3308—3310 頁，中華書局 1996 年。

③ 鄭傑祥：《商代地理簡論》第 364 頁，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本象欹(俗作欹)器之形。《荀子·宥坐》:‘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楊注:‘欹器傾欹易覆之器。’”^①于先生立論的基礎是古璽中的,然而這個字是否尸字,與甲骨文又是否一字,是有疑問的。特別是釋為尸後,甲骨文相關文例也得不到合理的解釋。其他各說則更無理據。

實際上,解決問題的線索就在兩周文字當中。

我們知道,由於朱德熙和李家浩先生的努力,^②戰國文字乃至西周金文中的所謂“弁”和从“弁”的字得以釋出,相關文例遂得以通讀。這是一項重要的創獲。但過去對“弁”形的分析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朱先生認為 (天星觀楚簡)字下方所从象人戴冠冕之形,即《說文》訓“冠也”的兗字,或體作弁,“筭”即“筭”字。李家浩先生把侯馬盟書中“改”上一字的不同寫法歸納為五組:

A 組:

1.  

2.  

3.  

B 組:  

C 組: 

D 組:  

① 于省吾:《釋尸》,收入《甲骨文字釋林》第17—19頁。

② 參看李家浩:《釋“弁”》,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391—395頁,中華書局1979年。

E 組： 

在朱先生說的基礎上分析道：

我們認為侯馬盟書 C 所从左旁就是“兌”，而和則是“兌”字簡省的寫法。《說文》“兌”字籀文作,或體作,即“弁”字。我們知道，古文字中作為偏旁的“升”可以省作“又”，因此盟書 A 組的寫法應與“弁”字相當。如果我們把 B、D、E 各組中的或看成是、之省，那麼 B、D、E 三組應分別隸定為：𠂔、𠂔、弁。不過我們也可以把和分析成从“又”从“兌”省，採取這種看法，A、B、D、E 四組則應分別隸定為：𠂔、𠂔、𠂔、兌。^①

李家浩先生把、分析為“从‘又’从‘兌’省”，是不對的，實際上它就是兌字。到的演進過程，從下列筭字的異體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楚系簡帛文字編》第 362—363 頁)

侯馬盟書 B、C 組字也應直接隸作兌，古文字从支从又是相通的。C 組左邊下方的一小畫，只是中筆偶爾延長而已，和 E 組第二個字中筆延長相似。

《說文》把弁當作“兌”的異體，可能是後來通用的結果。弁本有自己的形體來源，漢印作：

 (～嚴之印，《罄室所藏璽印》)

 (～多，《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515 號)

 (～之右尉，《文物》1998 年第 8 期，第 45 頁)

漢帛書作：

① 李家浩：《釋“弁”》，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 391—395 頁。

𠂔 (《五十二病方》21)

但它的形義尚需作進一步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兩周文字裏，兗總有一種省去又、支或升的寫法。如江陵天星觀楚簡有人名“兗丑”，兗一作，一作。侯馬盟書“……而敢或兗改助及𠂔(兗)”，兗或作，或作 (二爲羨畫)。師酉簋中的“月夷”，與師詢簋的“兗□夷”相對，前者作，後者作。^① 這充分說明兗可以分析爲升(或又，或支)和 (或，或)兩部分，後者可以讀爲兗。

甲骨文中字(《合集》8501 反，《屯》264)，辭殘，用法不明。多數人認爲是的繁構。我們認爲，甲骨文中的和、、相當，和、、相當。演進序列如下：

 (《前》7.38.1)—— (師詢簋，《集成》4321)—— (侯馬盟書 77：4)

 (《合集》8501)—— (信陽楚簡 2.07)—— (天星觀楚簡)——

 (《漢印文字徵》11·18)^②—— (《說文》卷八“兗”)

讀爲兗，卜辭中的用法可以一一落實。

最主要的用法是下，如：

1. 乙卯卜，設貞：王比望乘伐下，受出又。 (《合集》32 正)

2. 癸丑卜，亘貞：王夷望乘比伐下。 (《合集》811)

3. 辛巳卜，爭貞：今者(?)王勿比望乘伐下，弗其受出又。

(《合集》6487)

4. 辛丑卜，設貞：今者(?)勿乎比望乘伐下，弗其受出又。

(《合集》6518)

① 師酉是詢的父親，兩器銘文中册命各項每每可以對應。請參看李學勤：《師兗簋與初吉》，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 39—50 頁，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② 《漢印文字徵》卷十一第 18 頁有，原隸作，所从即兗，應釋爲鯁。

5. 辛丑卜，賓貞：令多紆比望乘伐下𠂔，受出又。（《合集》6524 正）

6. 丁巳卜，賓貞：奈于王亥十𠂔，卯十牛，三青，告其比望乘正下𠂔。

（《合集》6527 正）

7. 貞：……比興方伐下𠂔。二告。（《合集》6530 正）

8. ……賓貞：𠂔人伐下𠂔，受出又。……月（《合集》10094 正）

下𠂔當即下辯（辯、兗上古聲韻相同）。《史記·曹相國世家》：“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櫟。”下辯，《漢書·地理志》稱“下辨道”，王莽稱楊德，屬武都郡，故治在甘肅成縣西，曾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

卜辭說“王比興方伐下𠂔”，說明下𠂔可能與興方相近。饒宗頤先生考證“興方”即《說文》之鄜，唐代的興州，其地在陝西略陽一帶，^①正與下辯毗鄰。

卜辭又有𠂔方：

9. 己酉卜，設貞：～方其出田。二告。（《合集》8492）

10. ……用～方囟于匕庚，王賓。（《合集》28092）

11. 癸未貞：甲申～方用自上甲。（《合集》32026）

12. 丁未貞：王令卯途～方。（《合集》32229）

13. 庚辰貞：令乘望途～方。（《合集》32899）

14. 癸亥貞：～方以牛其蒸于來甲申。（《合集》33191）

“𠂔方”與“下𠂔”，或以爲兩個方國，^②或以爲一個方國的異稱。當從後一種說法。“下𠂔”多見於第一期卜辭，“𠂔方”多見於三、四期卜辭，可能是不同時期，稱謂有別。

第五期征尸方卜辭亦有𠂔：

15. 丁丑王卜，貞：今日步截，亡災。

① 饒宗頤：《卜辭中之危方與興方》，收入四川聯合大學歷史系主編：《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第22—25頁，巴蜀書社1998年。

②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第144頁，商務印書館1988年。

庚辰王卜，在～貞：今日步于叉，亡災。

辛巳王卜，在叉貞：今日步于汴，亡災。 (《合集》41768)

16. 戊寅王卜，在戠貞：今日步于～，亡災。 (《東京》940)^①

這個𠄎應讀爲卣(弁、兗通用，卣是弁的異體)，爲古縣名，《漢書·地理志》屬魯國，故治在今山東泗水東部。泗水地處山東南部，正是征尸方所經之地。

把字音和字形綜合起來看，𠄎很可能是筭的本字。《儀禮·士昏禮》：“婦執筭棗、栗，自門入。”鄭玄注：“筭，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筩。”《禮記·昏義》：“贊見婦于舅姑，執筭棗、栗、段脩以見。”陸德明《釋文》：“筭，器名，以葦若竹爲之，其形如筩，衣之以青縑，以盛棗、栗、段脩之屬。”包山楚簡遣策有“櫛脯一筭”、“一筭脔”、“庶雞一筭”、“四筭飮”、“一栗又筭”、“一縑筭”等語，筭所顯示的用法比從前訓詁學者解釋的要寬。這是因爲古人注書往往隨文而注，泥於具體用例，不能恰當地提升到一般。對於這種情況，應當特別加以注意。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李學勤先生的幫助，謹志謝忱。

原載《文物》2000年第8期

^① 饒宗頤先生認爲此片與上引《合集》41768片可以綴合，詳饒宗頤：《卜辭中之危方與興方》，收入四川聯合大學歷史系主編：《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第22—25頁。

續釋甲骨文中的“乇”、“舌”、“𠂔”

——兼釋舌(舌)的結構、流變以及
其他古文字資料中从舌諸字

甲骨文中有這樣三組形體：

𠂔(《合集》22241)

𠂔(《合集》22247)

𠂔(《合集》5512)

𠂔(《合集》31081)

𠂔(《合集》27200)

𠂔(《合集》37387)

于省吾先生曾經對此詳加考證，他說：

甲骨文𠂔字也作𠂔，舊釋爲力。𠂔字舊釋爲召，以爲“召即𠂔之省”；𠂔字舊釋爲𠂔，以爲“𠂔當是𠂔之異體”。按舊釋均誤。甲骨文力作𠂔，𠂔𠂔男𠂔等字从之，絕無从𠂔者。𠂔與𠂔分明是兩個字。𠂔或𠂔𠂔所从之𠂔，乃乇之初文。甲骨文宅字習見，其从乇均作𠂔或𠂔。又甲骨文亳字所从之乇，與宅字从乇形同(後來亳字則變作从𠂔或𠂔)。晚周貨幣庀陽之庀从乇作𠂔者常見，猶存初形。然則𠂔或𠂔之爲乇字初文，昭然若揭。^①

從甲骨文構形系統看，于先生把上述三組形體分別隸作乇、舌、𠂔，無疑是正確的。乇、舌、𠂔在卜辭中數以百計，都作爲用牲之法或祭名，如：

帝乇燎門。

(《合集》22246)

^① 于省吾：《釋乇、舌、𠂔》，收入《甲骨文字釋林》第167—172頁，中華書局1979年。